

◎天上的风无常，啊“安代”！地上的路不平，啊，“安代”！

◎人间的愁无头，啊，“安代”……

T I A N Z H I H U N

天之魂

郭雪波小说自选集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T I A N Z H I H U N

郭雪波小说自选集

天之魂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之魂/郭雪波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2

(郭雪波小说自选集)

ISBN 7 - 80647 - 361 - 0

I. 天… II. 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4391 号

书 名:天之魂

作 者:郭雪波

出 版

发 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

网 址:WWW.BHZWY.COM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南昌市光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7.375

字 数:15 万

版 次: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 - 3000

定 价:12.00 元

ISBN 7 - 80647 - 361 - 0/I·251

邮政编码:330002

电话号码:0791 - 8503450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大漠魂·····	(1)
大水·····	(68)
温多尔·罕山上的圆石·····	(109)
哭泣的沙坨子·····	(128)
古犄角·····	(148)
荒漠三魂·····	(166)
大漠的落日·····	(176)
空谷·····	(180)
沙路·····	(199)
狼子本无野心·····	(221)
一只老蝥蛸·····	(228)

大漠魂

引子

把你的束得绷绷的黑发放开来呀，
把你的活得紧紧的躯体松下来呀，
那疯狂诱人的旋律就是“安代”^①曲，
如狮似虎地跳起来吧，啊，“安代”！

——引自“安代”歌词

几百双光脚板，疯狂地奔踏在一片炽热的沙土上。

烈日炎炎，沙土滚烫。可这些个男男女女的光脚板，踩踏在这滚烫的流沙上，却似乎没有感觉，随着一旁的阵势奇特的伴乐不停地踏动扭摆。

前边，大漠苍莽，犹如狰狞的野兽；后边，早得冒烟的坨地灰蒙如驼峰，其间呻吟着几多破落的村庄。

这几百号破衣褴衫的农民是围着一座高耸的沙丘奔舞。有个奇特的乐队，牛角号、手摇铃、恒

^① 安代：流传于内蒙古东部蒙古族劳动人民中间的一种古老民间歌舞。一般在驱鬼避邪、祭天祭神、治病消灾、喜庆聚会时群歌群舞。

格力格(蒙古鼓)、四弦琴、横胡笳还有铎钹等五花八门的乐器争相逞能,齐鸣起来,倒有节拍,颇是雄浑,震耳欲聋。奔舞的人群中,陡地传出长长的号啕般的引唱:

当森博尔大山
还是小丘的时候;
当苏恩尼大海
还是蛤蟆塘的时候;
咱祖先就祭天地祭敖包,
跳起“安代”驱邪消灾祈甘雨!

几百个粗细嗓门齐声接唱:

祭沙哟,呼嘿!啊,“安代”!

蹦起来,呼嘿!啊“安代”!

这声嘶力竭的嚎哭般的歌声,似汹涌的海潮般冲撞着前边的大漠,冲撞着后边的坨地,冲撞着这旱天旱地,久久地回荡不息。

那座沙丘圆顶上,设着祭坛,燃着一堆篝火。篝火前供着果品、面人、香火、全羊。鲜丽的红血从牛的咽喉处往桌上滴洒,再从桌上往地上滴洒,顷刻间在干涸的沙土上板结凝固,呈出黑褐色。苍蝇们嘤嘤嗡嗡,飞来飞去。干硬的杏树疙瘩在火里噼啪燃烧,浓烟直冲霄空,在天的上头聚集浮腾,无奈又被旱天的风吹散。

引唱的巫神,男的称为“孛”,女的称为“列钦”,均属萨满教的法师,喇嘛教流入草地沙乡之前,萨满教是该地至高无上的神权的象征。那个“孛”右手挥动驱旱魃的黑皮鞭,左手晃动摇铃,在火堆前舞跃奔突,指天划地,口吐咒语。疹人的引歌一声比一

声粗野，不时从案桌上割下鲜羊肉往火里扔。女巫“列钦”则披头散发，涂脂抹粉，手里挥动五色幡巾，步履轻捷悠然，“安代”舞姿倒颇能迷人。“孛”跟“列钦”，虽属同教，但是属于互相排斥的两个门派，一般不在同一祭奠上做法事。可空前的旱灾使农民懵了头，顾不得许多忌讳，出大钱一同请来了。“孛”和“列钦”的两个“沙比”——徒弟，在一旁下跪观看各自的师傅大显神通。“列钦”的“沙比”，那个十五六岁的姑娘，不时瞟一眼“孛”的男沙比。男沙比的神情木然，由于饥饿面黄肌瘦，只是一双眼睛像两块黑炭吸引人。扔进火里的一块烤熟的羊肉团，滚到女沙比膝前。她悄悄伸手拣起，递扔到男沙比膝前。饥肠辘辘的男沙比，艰难地咽一下口水，看一眼女沙比，眼里有个东西一闪即逝。

祭奠渐渐进入高潮。

“孛”和“列钦”各显神灵，高唱狂舞，如疯如癫。他们各自拜的主神开始附体了。这时鼓乐一阵猛奏，犹如疾风骤雨，江潮海浪。那些个围在沙丘周围的几百号人也随他们俩疯狂起来。一片片褴褛的衣衫飘忽，一阵阵粗野的光脚蹂躏，霎时间，呼号连天，尘沙滚滚，整个沙丘被一团灰黄色的帷幕笼罩住了。这是个混沌、杂乱、沙土和人搅和在一起的气流，不断地旋转、奔突，从中传出阵阵呐喊嚎唱，这是闸门里关压已久的浊流的冲泻，表达着对天的祈诉、对鬼神的愤慨、对命运的呼号。几个老弱者支持不住，猝然倒在尘土里，在无数的狂乱的腿的树林中挣扎着往外爬，想脱离这昏黑可怕的漩涡。但苦海无边，疯狂的群体无暇顾及他们。只见麻杆似的手臂从腿的缝隙伸出来乱抓几下，不见了。

入夜。宗教的狂热，暂被极度的疲惫所代替，沙丘周围东倒西歪地躺满了半死的僵躯。偶尔，有个黑影睡梦中狂叫着一跃而起，狂奔一阵，接着又扑倒后昏睡过去。

昏黑中，女巫“列钦”从一旁灌木丛里拽出她的“沙比”，一边拿根锥子乱扎着她瑟瑟抖动的小躯体，一边怒斥着：“小母狗，给你放放太热的血！‘列钦’跟一百个男人相好，就不许沾半个‘孛’徒！”那根锥子每扎一次，引来一声惨叫，拔出来的锥子尖沾着鲜润的血。

树丛里，老“孛”怒目圆睁，黑炭眼睛“沙比”正嘴里咬刀起誓：“弟子双阳对天起誓，终生尊重‘孛’旨，绝不沾‘列钦’女，若违戒律，甘受万箭穿身！”

.....

这是民国二十九年，发生在哈尔沙村的规模较大的一次祭沙祈天求雨活动。这些个由蒙古人、契丹人、靺鞨人、满人和汉人的血统融合发展起来的成份复杂的后裔们，虔诚地相信经过他们七天七夜狂热的祭拜的奔舞，旱魃定会驱走，老天定会降雨，大漠定能阻住。然而，那年罕见的旱灾中，村里有五十人饿死，二百多人逃荒，剩余的十五人家和整个村落被沙埋进了地下。原来的哈尔沙村消失了。

外出逃荒的人转年回来，在白茫茫大漠里找不到自己的村落，凄凄惨惨只好往东三十里的一片坨子里重建了哈尔沙村。这些人中就有那个黑炭眼睛“沙比”——双阳，后来又来了“列钦”之徒荷叶。

—

他搓了三天三夜的绳。搓得掌心裂出血。骑坐在一个粗树墩上，屁股下压着那根麻绳，双手在裤裆前不停地搓两股麻绳。搓成一节，抬抬屁股，后边便长出一节尾巴。再把这样的三根长尾巴，套进一个形如狗头的三棱木架上，后边用木制滑轮一摇，

三棱狗头便绞拧出一根锄杠粗的犁杖绳套。这绳套能力挽千斤。去拱坨子，牛使死劲，没有这样的绳套是要不开的。

他一直低头干活。赤裸的腰身往上拱着，活如弯曲的犁杖架，油黑油黑，上边落下几个苍绳，一丁点儿也看不出来。偶尔抬起头时，那苍绳们才吃惊地飞起来，绕一圈复又落下，跟那脊背融成一色。那脊背上有一道划破后新近结成的血疤痢。

他不时抬头望一眼西边的沙坨。

那沙坨神秘地静默着，不可捉摸地茫茫苍苍。起伏如驼峰，连着西天的莽古斯大漠。阳光下闪射出耀眼刺目的光。“邪虎哟，”他兀自低语，眉头上凝着一颗汗珠，欲滴不滴，“老天准是疯了，都晒干了，干了……别又像民国二十九年那会儿……唉。”他的刀刻般的额纹里深凝着沉重的忧虑，眯起的老沙眼变得幽深幽深。

他又低头搓麻绳。骨节很粗的手指，像是风干了的树根，不能伸直，手指头都被腐蚀后变得短而秃，像小鼓槌。这是长年在沙坨里奔营生的结果。那里凡是有生命的活物都要变形。他站起来捶了捶变僵的腰身，把搓好的麻绳套进牛轭架上，放在地上抻了抻。又从墙上取下弯巴犁杖，安上铁铧子。打春天种完地歇犁杖起，就没动过它，现在……唉，他摇了摇头。

这时已近晌午了。

日头毒辣地下着火，院墙根的几根狗尾巴草上，聒噪着蝈蝈，于是更觉得燥热难耐了。他拿起旁边那件汗潮湿的褂子，往脸脖子上抹了几把，蹲下来歇气儿。同时默默瞩望着沙坨子。那里面有他的十多亩苞米地，现在都枯死了。打种子落土起，一春没下滴雨，那天空干净得像被狗舔过的孩子屁股一样，从未飘来过巴掌大的雨云。苞米、谷子、高粱苗拱出土后没长一拃高，就焉巴干了。全指望沙坨里广种薄收的哈尔沙村，今年将颗粒无收。

农民们没有啥胜天的绝招，也没有具备以往那个年头的“天大旱、人大干；越大旱、越丰收”的气概和本事。而只是抱着膀子一天一天地等甘雨，早起看东南有无火烧云，晚看西方有无老云接，长嘘短叹，愁眉不展。旱象越发严重，农民们彻底绝望了，恐慌了，各奔生计。有路子的，到城镇打短工挣钱；有脑子的串乡走村跑买卖；没有路子也没有脑子的，待在家里跟老婆吵架，眼睛盯住几只下蛋的鸡屁股。既没有路子没有脑子，又没有鸡屁眼可盼，干脆两眼一闭：“国家哪有不管自己百姓的！”其实，六〇年那会儿这村就抬出过十几具饿殍，孩子太多，母亲哪里管得过来哟。

三天前这一带突然下了一场雨。可农民们撇撇嘴骂天：死人嘴里灌人参汤，晚了三秋！枯死的庄稼还能再抽芽？重新播种吧，霜降前又来不及成熟了。

“这雨，娘的，老寡妇亮天才来劲！”

“这叫，儿马踩骡驴，老碰不到那个点儿！”

有几个老农站在雨里淋着，拉呱着。他也蹲在一边，默默地望着那沙坨。细密的雨丝顺他脖颈上的深纹往下滴。布褂子湿漉漉地贴在旱了一百多天的身板上，透心的舒服。还有一种作物！他突然想，现在种下土，还能来得及成熟。那作物叫红糜子，小时候跟师傅“李”到东大荒做法事时见识过。这一带没有种子。于是下雨的第二天，他赶着小胶轮车去赶百里外的东大荒河套镇大集。昨天才回来，小胶轮车上载着一口袋红糜种子，用一口克郎猪换的。

“狗蛋！”他冲家门边的洼滩喊。

不多时，从洼滩边上冒露出一个草蓬蓬的黄脑瓜，身后牵着一头黑犍牛，旁边跟着一条懒散的老狗。这是个十一二岁的小泥猴，黑得像一块刚烧出来的木炭。一条大人旧裤衩改制的黄

裤子，挂在他瘦小屁股上，自由地晃荡着。赤裸着的上身，几根肋巴骨都能数得清，黑皮贴着小骨架，中间没有长肉。可奇了，那沾着沙子的小肚子却鼓鼓的，神气地向前挺凸着，就如塞满草汁的蝥蛄肚子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，脑瓜顶上有一条长疤痢，光亮光亮，就如青西瓜皮上谁用指甲划了条长道道。说这是小时候长疮，叫土医用烙铁烙的。

“干爹，咋着？”

“谁是你干爹？老子可没应你当俺干儿子！听明白了！套车，咱们走！”

“这是撒的哪门子邪火？不是说好明日个动身吗？”

“少啰嗦，俺改主意了。”他从狗蛋手里牵过黑犍牛，拴在墙根柱子上。昨天回村路上，他遇见一个搭车的年轻人，穿着一条屁股蛋上有铜牌牌的紧巴巴兜屁股裤子，头发遮住后脖颈，惟有眼镜片后边不时眨巴的一双眼睛，才叫人不误认为是劫道的。既然是去他们村办事，管他铜牌铁牌拉上吧。可谁知上车后一拉呱，才知来者是考查“安代”的，口称要抢救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，还要寻访那位“安代王”……当即他的眉头拧成黑疙瘩，借口要拐弯到邻村办事，硬是把铜牌牌裤子给甩下了车。

他推出胶轮车，吆喝着黑犍牛掉过屁股，稍进车辕里，套轭架，架背鞍，系肚带，把牵绳盘绕在牛的两个犄角上。然后往车上装犁杖、点葫芦、种子、干粮、搭小马架子用的篱笆木料等物。小狗蛋抱来了两条旧毯子、些许萝卜条咸菜。

“没拉下啥吧？”他问。

狗蛋“噎噎噎”跑回去，抱来了一个五斤装塑料桶，里边装满了劣质地瓜酒。

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
“等等！”狗蛋又一声惊呼，慌慌张张跑过去，一边往下吐糟

裤子，一边蹲在墙根，随即噼哩啪啦下来了一摊稀物。“刚才逮了几个大蚂蚱吃，肉挺肥的。”他歉意地笑了笑。

“你这臭屎蛋！”他无可奈何地看着那堆绿莹莹的稀物，“一早给你的那块大饼子呢？”

“留着晚上吃，你的粮也不多了。”

这小子还仁义。老汉心想。

“吃了吧，明日起下力气干活儿了，顶不住。叫你留在村里又不干。”

狗蛋提着裤子站起来，看他一眼，便从大裤子内侧的兜里掏出一个拳头大的苞米面饼子，大口吞咽起来。

他看着他吃，心里酸酸的。这小崽子，遇上我以前，咋熬过来的呢？

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
车正要起动，院外便传来了喊叫声。

“老双阳——”

来人是村长孟克。后边跟着的陌生人，正是那个铜牌牌裤子。再后边是，那些个哪个村子都少不了的一群无所事事又事事拉不下的、好凑热闹的闲散爷们。他拉住牛，等着村长发话。

“介绍一下，娘的腿，唏——”村长四十岁上下，正闹着牙疼，腮帮肿得像红薯，每说一句吸一口凉气。“这是县文化馆雨时同志，唏——这就是你要找的那位‘安代王’老双阳老汉，唏——你这老东西，娘的腿，狗尿苔又要上金銮殿了！”

雨时惊怔了。“原来您就是……”

他没搭腔，又不好走脱，掏出烟袋锅蹲在地上。

“……您老就是‘安代王’！”雨时继续惊叹着。

“喂，还少说了一个字儿——”闲散爷们中不知谁插话道，“‘王’后边还有个‘八’哩！”

人们哄地乐了。

他依旧不言语。叭哒着烟袋。半天，才冲雨时咸不咸淡不淡地吐出一句话：“你闹错了，现下俺不是。”

“嗨，这啥话，你这倔巴头，唏——人家是大老远专门来找你的！娘的腿，唏——”孟克村长忍着牙疼呼叫起来，“人家雨时同志说了，咱们村是‘安代’之乡，有传统，要好好搜集整理、拍照录音、写文章！唏——还要组织全村人跳‘安代’、发误工费补贴金，回县后雨时同志还要给咱们村争取一笔文化事业费！唏——”

老双阳淡漠地望一眼村长，并不动心。依旧默默地叭哒着烟袋，瞩望西边的沙坨子。

“你倒是放个屁呀！娘的腿！”村长嚷起来。

“俺没工夫。”

“啥？”村长感到意外，“你没工夫？”

“哈，人家绣花、做鞋、扎耳朵眼正忙着嫁汉哩！”闲散爷们又在一边起哄。

村长朝老双阳俯下身，盯着那张平淡无表情的脸，追问：“没工夫？”

“俺说了没工夫。”

“你可思谋好了。”村长的语气毫不含糊地提起来，一字一板，“这可是全村的大事，为全村谋利益的事，你可思谋好了。唏——”

“俺要进坨子。”

人们“喔”地一下拉长了嗓门，随即笑开了。

“进坨子？找老伴还是上吊？”有人问。

“种红糜子。”

村长和众人又是一阵唏嘘。

“你老汉吃错药了吧？啥时节了，娘的腿，种红糜子，收草还

是收粮？”孟克奚落道。

“红糜子，从种到收，六十天就成熟开镰。现在离霜降还有七十二天哩。”

“听我话，”孟克村长缓和下口气，“算了吧，一把年纪了，还到沙坨里折腾，干啥？到时候，给你的报酬，决不会比你收的红糜子收入少！唏——”

“俺不图稀钱，图稀粮。”

“有了钱，还愁买不到粮食？你这脑子，咋就转不过弯来呢。娘的腿！”

“买不到坨子里自个儿种的粮食。”老双阳把烟袋锅往鞋帮上磕了几下，不慌不忙地站起来，偏过头看一眼日头。“俺得走了，落日头前得赶到地方搭马架子。”说着走过去，操起鞭子。

“驾！”他挥动一下鞭子，“狗蛋，上车！”

“当真走？”孟克村长走上前，抓住车辕，尽量压着火，但声音明显在抖。

“当心牛犄角牴你。”他走过去，伸手轻轻掰开村长的手，“驾！”一声吆喝，黑犍牛往前一伸脖，三号胶轮车就轻快地滚动了。狗蛋从一边跑了过去。

“小兔崽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也来凑热闹！给我滚出哈尔沙村！”村长顾不得牙疼，冲小狗蛋发泄起心中的火。他知道这孤儿从外村流浪来，在老双阳这儿待半个月了，有人说老双阳准备收留他，当干儿子。

老双阳停下步，无声地盯了一眼孟克村长。

“天当被，地当床，山川野坨当热炕！你——管——不——着——爷！”狗蛋一字一顿有节奏地说着，用手指伸拉着下眼皮冲村长做个鬼脸，像一个黑色的精灵闪过去，爬上了车。老狗“克二龙”像影子似的跟在他的后边。

“莽古斯沙坨的冤鬼等着你们！走着瞧吧，用不了两天，娘的腿，你们会滚回来的！”孟克村长捂着腮帮，在远去的车后边悻悻地喊。作为村长，他一直犯愁着全村百姓今年购买返销粮的钱款问题。雨时的出现天赐良机，弄好了真能搞到一笔款子度过这灾荒年，谁知却叫这死老汉给搅和了，他怎能不蹿火！

“孟村长，怎么办？‘安代王’走了，还能搞起来吗？”雨时茫然不解地望着那个古怪老汉的背影，焦虑地问。

“哼，死了张屠夫，不吃带毛猪！咱们去找‘安代娘’，找荷叶婶！娘的腿！咱村还有个安代娘哩！”

二

村里老一辈的男人都说，荷叶婶年轻时是个俊妞。年轻一辈的男人信了这一点。因为荷叶婶五十好几的人了，还用“多尔素”搽抹头发。那“多尔素”是把榆树根皮泡水里后，形成的粘液体，梳头发时抹在发辫上既光亮又滑润。这是沙村女人的惟一奢侈品。荷叶婶的头发的确漂亮，上五十的人了，无一丝白发，密厚而蓬松，盘绕在后脑勺上，再用黑丝罩网住，周围围用“多尔素”搽抹得乌黑发亮，显得整齐又漂亮。

“女人干净，整齐了，才招男人疼。”她常这样感叹。

别人传说她一生疼过不少男人，也被不少男人疼过，年轻时当“列钦”，走乡串村，引起过多少个风流男人的艳羡啊！土改时取缔了她赖以混饭吃的“列钦”行当，打成搞迷信的巫婆，相依为命的师傅也弃她而死。她无处投奔时想起了那双黑炭眼睛，便寻到哈尔沙村来。谁曾想，黑炭眼睛已成婚，她进退两难，茫茫不知去向。这时村支书关怀她，把她嫁给了自己的瘸子弟弟。她虽不大情愿，但除此也别无它路，只好从命，瘸子跟她睡了五

年就死了，村里人议论他这是经不起“列钦”的折腾的结果。从此，她被认为是男人的“克星”。说是这么说，可一见这风骚的妇人，这些个男人都流口水。奇怪的是，瘸子死后，她拒绝所有死缠的男人，没有再嫁。当“列钦”时师傅给她用过药，不能生育，至今孤独一人。

可是她从不孤独，打她守寡起，她的两间土房里是全村的一个“热闹点儿”，一个中心。

待娶的、待嫁的、已娶已嫁后过不顺心的、中老年鳏寡孤独的、家里呆得闷得慌的，以及爱玩耍而天黑以后又无处可去的孩子们，每天晚饭后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汇集到她的两间土房里来。这里有扑克、象棋，也有胡琴、笛箫、三弦，还供茶水、“毛子嗑”、沙果，有时甚至撒一把糖块。当然，这样下去免不了飞短流长。如：哪个待娶的跟哪个待嫁的换手绢了；或者哪个已嫁的跟哪个已娶的那个那个了；又或者哪个小孩偷家里的炒米、香瓜往这边送了……诸如此类。于是，在体面的村人眼里，这两间土房成了邪性的不祥之地。“四清”时重点搞清的“黑点”，“文革”时火烧猛轰的牛鬼蛇神“堡垒”，现在也有了新的名词儿：婚姻介绍所、赌场、茶馆、教唆场……等等。每个年代按每个年代的方式禁过、取缔过、控制过；荷叶婶也一次又一次地用不同形式检查过、请罪过、说清楚过。然而，一旦风头过去，这里自然又恢复了以往的繁荣，荷叶婶自然又成为那个笑呵呵的热情好客的女主人。

孟克村长领着雨时来找她时，她刚刚起床梳头。

昨晚，北炕有一桌牌局：六位姑娘小伙“拱猪”、“钓鱼”；南炕有一桌老人棋局；有三四个吹拉弹唱者在一旁合奏“安代”调和《八谱》、《万年花》等古曲；地下和外屋有一帮孩童捉迷藏。她叫一个既不打牌又不参加合奏的闲逛者，给大伙烧水泡茶，她自己

就在南炕头坐下来，给两个有心事的姑娘摆开八卦。她要从八卦里找出折磨两个姑娘的情哥哥。她不时朝门口张望，大伙也知道她张望谁。村里原地主宝山的儿子铁柱，一个四十好几的老光棍。那些年因为成份说不上媳妇，又六情难耐，就经常上荷叶婶家走动，帮助干这干那，随叫随到，关系也就密切了。现在，地主不是地主了，都是国家的公民，铁柱也定了对象，给人家当倒插门女婿。

门开了，他来了，手里拎着一包果子，油透出包装纸。

荷叶婶也斜着眼瞟他一下，往炕里挪了挪屁股，继续摆着扑克。铁柱在炕沿上搭了点屁股，把果子放在荷叶婶旁边的茶盘里。

“今日过彩礼了。”铁柱说，不敢看荷叶婶的脸。

荷叶婶没有搭话，手拉住起身要走的两位姑娘。

“今日头一回瞅见她的脸，是个麻子。”

“哼，还嫌人家是麻子！你这地主老崽子能说上个麻子，给你老爹下一窝孙子，是你们家先人烧了高香！”

“那你同意这桩子事了？”

她不语了。良久，才开口：“不同意咋着？俺能留你一辈子？你是你爹的儿子哟……”

“下边还有三个弟弟等着，俺不娶，他们也娶不上，老爹怕断了俺家的根……”

荷叶婶忽然觉得人生好没趣，年轻时来投奔黑炭眼睛，阴错阳差，失之交臂；而这个出于无奈将就的多年相好，现在又要弃她而去了。她的命好像是哪个仇家替她捏鼓的。她一把收拢住摆开的牌，眼睛红红的，打了个哈欠。

“你走吧。”她对铁柱说。

铁柱胆怯地看她一眼。他清楚，当自己人非人、不如一条狗